



天放

李光耀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

天放

李光耀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放/李光耀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11

ISBN 7-5354-2914-9

I.天…

II.李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0960 号

责任编辑:吴尹高杨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首壹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7 插页:14

版次: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-600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前言

我是佛前的那朵青莲，悠悠地绽放在忘忧河上。

佛告诉我，我再也不能结出莲子，因为我的莲蓬只能拥有一次生命。现在我的莲蓬里有十个莲洞，可是里面却只有九颗莲子，另一颗是佛手中的一颗佛珠。

佛说，要将其它九颗莲子化成九个手心里有痣的人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我只想着它们是我惟一的果实。佛见我迟疑，就说，这是你的命！因为你是佛前的一朵青莲，命中注定你的这场劫难。正如，你在人间的那场爱。

我痴痴地望着佛，我早已忘记了那些事，因为我知道我忘记了。我的花依然绽放着，依然会掉在忘忧河上，河水不声不响地把它带走，我不知道它们要去哪里。望着它们一片一片地离去，我总是会流那种叫眼泪的水。我果然再也没有开花，也没有再长出莲蓬，一切如佛所说。这也许真是我的命。我发现自己透过忘忧河再也看不到那个叫人间的地方。我抬头望着灵山的天空，同样一片蔚蓝。

空中飘下一瓣粉红的花瓣，和我的花有同样的颜色。佛告诉



放

TIANFANG

我那叫桃花，灵山是没有桃树的，不知那桃花从何而来。竟然连佛也不知她从何而来，我仔细端详那粉红的精灵，她散发着神秘的气息，吸引我的眼睛。佛只是轻声地叹息，宛如几千年前的叹息。

我不会再奢望做人了，我没有勇气去承受那人间的悲欢离合。于是我默然。可是，佛问我，你是否愿意再做一次人？我释然地摇了摇头，我已不再是那朵青莲，我也不愿让那些悲欢离合来纠缠我的一生。

佛说，在北海往北很远的地方有块陆地，叫放天。

这是一片自由的陆地。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善良或是凶恶；可以自由地挑选面对或是逃离；可以自由选择伟大或是平庸；可以自由地放逐自己的灵魂，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信仰。不用背负任何的谴责。

这是一片禁锢的陆地。陆地上的人们不知道海的那一边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存在海的另一边。他们的船只只是在近海游弋，而那些远行的小船常常在肆虐的海浪中被埋葬，无力做任何反抗。

这是一片火的陆地。战火在这片陆地上燃烧，无止无休。万事万物，相生相克。有神即有魔，可放天上却多出来了灵，一个似神非神，似魔非魔的人种。他们三者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固的三角，反而经常互相杀戮，和好后又互相哀悼。然后，又互相杀戮。

这是一片水的陆地。有条盘绕在放天上的河流，叫玄水，它流经每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后来玄水也有了思想。河水的着色会随它的心情而变化。红色的愤怒，黄色的愉悦，蓝色的哀伤，白色的复杂，以及，无色的自然。

这是一片很平常的陆地。有山有水，有蓝天有白云，有一年四季，还有人。这些人同样知道是盘古开天辟地，是女娲炼石补天，是后羿箭射九日，是共工撞倒不周山，致使星往西北偏，水往东南流……这里的人同样逃离不了生死轮回。

这是一片很奇特的陆地。一座山只会逗留一个季节，河流会有感情。这里的人衰老的只是外表，其它一如他壮丽的年华。这里的人死后没有尸体，会消失然后化成另一种东西。这里的人是分等级的。最底层的是凡人，上面则是神魔灵，凡人无法拥有神魔灵的特权。

有人说，这片陆地应该叫天放而不是放天，但没有谁记住它真正的名字。其实这已不再重要，因为这里已变成了一个统一了神魔灵的王国，叫脱尘。

彼岸有些人会误打误撞地走进这片陆地的水域，或者登陆。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活着回到彼岸。世人往往几个月后在一叶小舟上发现他们的尸体。于是世人畏惧北海以北的这片陆地。

每年的春天，海里都会有桃花花瓣出现，是从放天漂过来的。于是人们把这次潮涨叫桃潮，腥气里夹着桃花的暗香，美丽的潮。后来，人们便把桃潮的来临当做一年的伊始。再后来，就没有桃潮了。有位见多识广的老者告诉人们，那北海的尽头是连着天的，桃花是天上的人洒下来的，以示对人们美好的祝福。如今桃花不再降临，是因为人们的罪孽深重，他们不肯宽恕人们。

于是，人们开始学会祈祷，学会忏悔。人们在等待，等待桃潮的再次来临……

我知道，北海是最北的地方，不可能有放天或是天放的。可我还是问佛祖，后来呢？

佛没有回答我，只是说，有些东西是要偿还的。比如，我做一次人，我经历的那场爱，比如佛祖用一颗佛珠化解的那段孽缘。



天放

TIANFANG

我不懂什么叫偿还，我也没有问佛。佛想告诉我的他就一定会说。如果他不，那肯定是我不能知道的。

佛站了起来，将他手中的佛珠凝成一颗晶莹的水晶球。佛说，要用我的那滴眼泪化成一位先知，无所不能。他说，我们都有不可饶恕的罪，一切都有报应的。我们一起去接受报应。然后他钻进那颗晶莹的水晶球，只留下三个字——开始了。

我愣愣地站在那儿，不知道佛说报应是不是就是偿还，难道佛也要偿还吗？我回头看忘忧河的河水上漫，漫上整个灵山，淹没了我所有的知觉。

T
I
A
N
F
A
N
C

启禀界尊，栾极不知所踪。

他肯定有要事在身，可以开始了吧？铨季温和地说。

再有事界尊即位仪式总要参加吧！栾极真是太狂妄了！

够了！索阅。怎么说栾极也是你的前辈，不得无礼！

遵命。索阅诺诺退下。

神坛，一座高高的神坛。铨季站在那高高的神坛之上，因为今日他便要成为神界的界尊。俯视着那伏拜在坛下的几十名剑尊，他手执神杖，迈前一步高声道：我，铨季，即日称尊。号令我神界十一城三山，将我神界之威遍传天下。

界尊宏威，恩泽天下。

令栾极为不周天神，兼任白云城主。索阅为凉天神，兼任武城城主。序项为清明天神，兼任拓坚城主。竹莫蓝为条天神，兼任起忆关城主。四天神各司其职，捍我神界权威。

界尊宏威，恩泽天下。

神界界尊冻疾逝世，传位于主管兵权的凉天神铨季。原本以为将要成为界尊的不周天神栾极却意外没有被冻疾选中。栾极惟一的收获是成为白云城城主，拥有一支不受凉天神约束的白云军。本来栾极便有一支不周军，而今只是换一个名称、增加一些人罢了。作为铨季左右手的索阅和序项成为天神本在意料之中。只是起忆关城主竹莫蓝突然升为天神有点出人意料。其实，也本应如此。竹莫蓝任仓尘城主时，有力地镇压过一次凡人的起事。冻疾为表彰其功绩，升为御前走事，兼任起忆关城主。御前走事是为不周天神服务的。于是竹莫蓝与栾极关系非同一般。



放

TIANFANG

T
I
A
N
F
A
N
G

新界尊上任最大的动作莫过于对兵权的调整。原本每位城主均可拥有一支军队的权力被取消了。然而栾极之子青崖关城主日晒的兵权并未被削，正如白云军不受影响一般。

天神府。

倚岩，因葵，快看！小隙手中握着一把水汪汪的剑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好漂亮，小隙你终于练成了剑由心生！快给它取个名字吧。因葵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小隙，好样的！终于拿到你自己的剑了。倚岩也跑过来为小隙高兴，兴奋地看着小隙，看着那柄剑。

倚岩，你说叫什么名字好？小隙眉飞色舞。

你自己的剑你自己取吧。我都练了好几年了，还是没有练成剑由心生。小隙，真羡慕你！倚岩脸上立即愁云密布。

倚岩，一个剑的天才。五岁开始习剑，七岁便成为剑者，十岁练就神剑术，十二岁便当上剑侠，十四岁击败神界所有的剑尊……然而五年过去了，他仍然是一个剑侠。他一直未成为剑尊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练就剑由心生，那是作为剑尊必需的一个能力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剑，只要练剑练到一定程度，便可召唤出自己的剑来。但有的人资质不够，或用功不够，于是无法将其剑召唤出来。奇怪的是，这两样倚岩都不缺少。

倚岩，没事的。说不定过些日子，你的剑便出来了。

我已经等了五年，不可能了，我肯定是个凡人。

凡人哪来对剑那么深的造诣？倚岩、因葵和小隙

都朝出声的地方望去，是栾极。

爷爷。小隙和因葵。

外公。倚岩。

你别泄气，总有一天让你把自己的剑拿到手的。小隙，你的剑出来了？

是的，爷爷。您给剑取个名字吧。

让爷爷看看你的剑！

剑柄是暗红色，而剑柄以上全是蓝色的水的样子。没有确定的形状，时刻扭曲着，像一头沉睡百年后的雄狮，用爪子拨弄着自己的头，然后伸伸懒腰，摇晃着身体。

好剑。只有这柄剑才能配上我的中军大将。就叫它水野吧。

好名字！水灵清透，蛮野十足。倚岩称赞道。

小隙看着水野，心中激动万分。千言万语似乎也表达不了心中的愉悦。谢谢爷爷。

唔。小隙、因葵，想不想父亲？

小隙和因葵的父亲日晒，驻守青崖关几十年了。本以为这次可以回白云城，无奈，界尊说暂未找到合适的代替人选。而青崖关地势险要，夹在神界的枫晚山与灵界的来依山之间，是魔界出入的必经之地。此地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以，日晒仍在青崖关。当年，栾极亦曾驻守此城，倚岩的母亲也是在这里去世的。

想呀！是不是父亲又回白云城了？

是的。不过只是短暂的逗留，他是回来朝见新界尊的。

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呀！

明天。

见过父亲大人。

你去见了铨季？



接到父亲手谕，令孩儿先行拜见他，于是孩儿先去了趟界尊府。

铨季怎么说？

他在孩儿面前大赞您劳苦功高，说他做上界尊实在受之有愧。还令孩儿好好把守住青崖关，还要好好孝敬您老。

没了？

没了。

这只老狐狸故意不让你回白云城，以削减为父的势力。他没和你说统一兵权的事？

没说。倒是听其他城主提及此事，孩儿也纳闷，为什么孩儿的兵权没有被削。

不仅你的没削，为父的也没有削。为父怀疑他又在耍什么把戏。哦，血城那边有什么动静？

血城，魔界的首府。魔界也只有这么一座城。之所以魔界没有被灭族，是因为魔界的一个界尊羽轩曾经发了一道咒语：非魔入血城者，死。当年神灵军队谋略攻下血城，就是因为这道咒语无法进入血城。于是魔界躲入这血城之中，得以延续。

思繇似乎有起兵的迹象。思繇，魔界年轻的界尊。

哦，你有把握吗？

有。

好！倘若思繇真是起兵，你可佯装战败后退，任凭索阅去与魔界较量，为父自有打算。

是的。

哦，好了。去看看小隙和因葵吧！你们也多年不见了，本想让他们留在你身边，又担心倚岩那孩子受不

了这冷清。

孩子们在一起也好，再说菟妹的死是我做哥哥的不是，要是……

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小隙已经会剑由心生了，一把好剑哪！我帮他取名水野。

谢谢父亲。

唔。去看看他们吧。

孩儿告退。

栾极在幽静的大厅踱着步，思考着一些事情。当初，冻疾将《神衣飘》这部神界的绝顶秘笈交与栾极，并叫其修炼时，栾极以为界尊的人选非自己莫属了，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。真不知冻疾是作何打算的！

谁？栾极厉声喝道。

外公，是我。倚岩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
怎么没去见你舅父？

见过了。舅父对我还没练成剑由心生很不满意。外公，我父亲是不是凡人？为什么您一直没有向我提起我父亲，也没有提及我母亲。是不是我是凡人的儿子？

胡说！

倚岩的眼神中掠过一种仇恨，不知是对自己无能的仇恨还是对命运的仇恨。

以后不许你说这样的丧气话。

我也不想，只是如今我还没有见到我的剑。剑侠，一个剑侠能打败所有的剑尊，却打败不了没有属于自己的剑的苦恼。外公，是不是与这有关？倚岩把自己的左手手心对着栾极。里面赫然有一颗痣，黑色的痣。

栾极不屑地说，你想多了。



为什么别人没有？

倚岩，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你要相信自己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

我什么也没听到，您是不是有些事怕我知道？

胡说！我有什么怕你知道的！

那你告诉我我的父亲和娘亲的事！我只想知道他们怎么死的，或者他们没死，只是不要我这个左手手心有痣的儿子。

这个不是该问的。你现在只要把《神剑术》练好就行了。

够了！我练了十多年的剑，有什么用？外公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一生下来我就没有父母。我从小和剑一起长大。最值得我骄傲的事如今却成了我最痛心的事，你知不知道这种痛苦？你不会了解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你给过我什么？孤独，我最伤心的孤独。我恨你，我恨我的父母，我恨你们所有人！倚岩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怒火，更没有料想到自己把这样的怒火吐向了自己最敬重的人。他只想逃离这里，一个约束着他，一个要求着他的环境。

栾极望着倚岩奔跑的背影，他在沉思着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否真的是自己的错。他只是想弥补。自己的爱女死后只留下倚岩，留下了这个可以让他随时想起爱女的影子，那活泼跳动的身影。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他跌落在椅子上，往事一点一点浸染开来，弥漫了整个大厅。

当年，栾极在论剑中一战成名，界尊破例提拔他成为青崖关城主。当时他连剑侠也不是，于是他备加珍

惜这份殊荣，勤勤恳恳地镇守着青崖关。要知道，连剑侠也不是的他决不可能当城主的。事情的一帆风顺延续了十几年后，在一个黄昏开始改变了……

栾极的女儿静菀的坐骑小红马受惊出城了。栾极知道女儿十分疼爱小红马，正如他疼静菀一样。于是城内的武将都被派遣出城寻找小红马。静菀在父亲的安慰下等了一个上午，可仍然没有音讯。静菀坐不住终于出城找小红马了。她忘记自己走了多远，来到陌生的地方，她拼命地叫小红马的名字。此时，一棵银杏树上有了回答——

喂，你在叫什么？是一个男孩的声音。

我在找我的小红马，你见着了吗？

看见了。我帮你把它牵回来吧。男孩从树上向远方掠去。静菀此刻才缓过来，自己没有答应要他的帮忙呀。

不一会儿，男孩把小红马牵了回来。静菀转过身来对男孩儿说了句谢谢。男孩也很有礼貌地回敬了一句不用谢。

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静菀牵着马走了几步回头说。

哦。我在采银杏叶子。

银杏叶子？

嗯，我觉得它特别好看又不会变色，当然除非遇上了水。

静菀很好奇，但没有问下去，男孩也没有再说什么。静菀道了别就走了。

回到城里，她问父亲，银杏叶子好看吗？

栾极说，不就是叶子，有什么好看的。

她又去问哥哥日晒，日晒说，要是你喜欢，我替你弄棵银杏树来种在院子里，让你天天看叶子。

静菀觉得有点无聊。以前，父亲和哥哥的宠爱不是这样的。日子从来没这么无聊过，于是，静菀过了些日子就跑到那儿去摘



放

TIANFANG

了些叶子回来。只可惜，那个男孩不在。静菀又立即否定了可惜这个想法。但自己又不得不承认，这些日子似乎都在想那个男孩，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男孩。

静菀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的叶子收起来，每次拿出来看时，都要先洗手，然后擦干。生怕一不小心让叶子染上水变色了。但一切似乎并未因为静菀的细心而顺利。银杏叶子还是变色了，叶子边缘的颜色都变成黄色了。是自己的失误还是男孩在骗自己？静菀想了一晚之后决定要去银杏树下等那个男孩问个明白。

一大早，静菀便来到银杏树下，傻傻地等着。男孩还是没有来，整整一天。回到城里，静菀开始有些莫名的浮躁和不安。她试着静下心来干点什么，但是没用。我是怎么了？静菀突然拿起剪刀把所有的叶子统统剪成碎片。没过多久，静菀又想去银杏树下了。她非要找到他不可，他骗了她。至少她认为这是想见他的原因。

那是一个有雾的清晨，淡淡的雾舔着她的刘海，轻轻地打湿了她的头发。她来到树下环顾四周，还是没人。她静静地坐在树下，想着想着……太阳出来了，金色的阳光洒在静菀身上，宛如披上一件金色的长袍。静菀拾起沉眠在地上的银杏叶，抚摸着，闻它发出清清的气息，仿佛告诉她一个逝去的故事，凄美、动人。

姑娘，你的马又跑了吗？是那个男孩的声音。

静菀站起来，你在哪？四周并没有人。

你看不到我的。

那你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

你问吧，我听得见。我知道你来过两回，但是我那

时不能说话，所以，让你伤心了。是不是你的马又跑了？

不是，它很乖，倒是你骗我。说什么银杏叶子不会变色，我的叶子全变色了！

那一定是你让叶子沾水了。

没有，我一直很小心的。是你在骗我！

我没有！我怎么会骗你？

那你出来，我把叶子给你看。

你拿出来，我看得见的。

我不，你出来。

良久没有男孩的声音，更不见男孩现身。

我叫栖霞，你叫什么？

静菀。她脱口而出，生怕这个声音又转瞬即逝。

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你是神界的人吧？

是的。

那你介不介意我是魔界的。

你是魔界的？

你介意？

不是的。我只是觉得魔界的人都是那种青面獠牙的，而且声音也十分恐怖……

栖霞笑了。静菀停下来，她觉得他的笑就像一片瓦蓝瓦蓝的天空，那么纯，那么悦耳，自己也面对这片空荡荡的林子傻笑起来。

你不是要讲故事吗？

哦。这是一个魔界的故事……

时空往后挪了二十年。

这是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，旋创更认为是这样。因为今天天尊和众大臣要来他家。妻子薰泪和儿子栖霞因为他的高兴而高

